

全球電影行業仍在下行周期中調整喘息，2025年的華語片卻以逆勢上揚的姿態，在歐洲三大國際電影節的舞台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這是一場跨越康城、柏林、威尼斯的集體「冒泡」，更是華語創作活力與國際影響力的集中彰顯。華語片闖世界需強化「能見度」，獨立電影製片人單佐龍積累十年海外製片與推廣經驗後，自覺有責任將這些實戰心得分享給更多年輕導演和創作者，幫助他們在創作初期就少走彎路。

●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 《狂野時代》獲選上海影評人獎年度華語片十佳。受訪者供圖

● 《狂野時代》獲康城影展評審團特別獎。網上圖片

● 單佐龍助力李鴻其在威尼斯影展獲得「未來之獅獎」。受訪者供圖



華語片闖世界需強化能見度

製片人單佐龍為新銳導演引路

康城電影節上，畢贛執導的《狂野時代》作為主競賽單元唯一華語片斬獲評審團特別獎，24歲的主演易烱千璽成為入圍該單元最年輕的華語男演員；柏林電影節主競賽單元中，霍猛憑藉《生息之地》拿下最佳導演獎，文晏導演的《想飛的女孩》再度躋身三大主競賽，延續其創作深耕；威尼斯電影節則迎來華語力量的雙重驚喜，蔡尚君執導的《日掛中天》助辛芷蕾成為第三位華人影后，舒淇轉型導演的首作《女孩》也成功入圍主競賽單元，以女性視角完成銀幕表達。

這一系列入圍與獲獎，勾勒出2025年華語片的活躍圖譜：既有資深創作者的風格延續，也有跨界新人的勇敢嘗試；既不乏藝術片的深度探索，也有現實主義題材的細膩表達。而這股浪潮背後，離不開獨立電影製片人單佐龍的助推。這位與畢贛導演並肩十年，從《路邊野餐》到《狂野時代》全程參與其海外市場搭建的探路者，如今已悄然轉變為新銳導演走出去的「引路人」。其成功經驗也讓我們可以觸摸華語片如何突破文化壁壘，逐步提升全球「能見度」，在世界影壇爭得一席之地。

談及2025年華語片在國際影展的亮眼表現，單佐龍認為這是長期積累的結果。對於網絡上關於「質獎」「內幕」的獵奇想像，他淡然回應：「真正的電影節，信譽與口碑是生命線，高於一切。」他強調，所有獲獎作品都經過嚴格評審，在眾多競爭者中憑藉獨特美學風格與藝術價值脫穎而出。

國際銷售鏈亟待擴容

他解釋，大眾對電影節的「神秘想像」，多源於對電影節運作機制的不了解，各影展皆有獨特偏好與標準，這正是其魅力所在。華語片須理解並契合這些標準，而要成功「走出去」，關鍵一環就是「國際銷售」。

單佐龍以親身經驗為例，詳細拆解國際銷售的專業運作模式。例如《狂野時代》在海外推廣時，海外發行公司為其配備了3位不同地區的PR（公關），分別負責歐美及其他核心市場的傳播；而小成本片《植物學家》則獲美國公司力挺，不僅投入充足資源，更聘請頂尖PR公司安排3場提前試映，使其成功登上全球多家主流媒體的評論版，迅速引發關注。

他表示，專業的國際銷售運作能有效幫助華語片突破文化壁壘，在國際市場獲得廣泛認可。透過團隊對接，影片得以進入電影節選片視野是電影實現國際傳播的重要途徑。

問到一部好的電影，如何通過電影節走向世界？單佐龍說，參選入圍電影節，確實可以讓海外行業人士與觀眾對電影建立初步興趣；然後，根據不同地區市場特點，輔以專業PR團隊進行針對性推廣；再到安排全球各地首映吸引全球主流媒體的評論報道，每一個環節皆為拓寬電影「被看見」的渠道。

十年深耕，單佐龍不僅見證了華語藝術片的成長與蛻變，更深感「時代帶來的推背感」。因此，當積累十年海外製片與推廣經驗後，他自覺有責任將這些實戰心得分享給更多年輕導演和創作者，幫助他們在創作初期就少走彎路。

他指出，並非所有電影都適合「出海」，但對具國際表達訴求的作品而言，專業國際銷售與對電影規則的理解至關重要，能顯著提升其「能見度」。相比歐美成熟的電影體系，如法國政府基金穩定扶持藝術片，這讓歐洲的藝術片製片人擁有更安心的創投環境。而內地藝術片的生存仍高度依賴商業市場反哺，經濟波動時資源相對不穩定。

「行業發展，依然需要有培育和構建之心。」單佐龍坦言，內地的國際銷售人才嚴重稀缺，華語片雖數量龐大，但在全球電影市場的份額佔比不高，許多優質作品因缺乏有效的海外推廣渠道而難以被看見。歐美國際團隊每年給予華語片的支持份額僅約10%。他呼籲，要讓更多華語片在國際站穩腳跟，必須加快培育本土國際銷售人才。儘管近年已湧現一批熟悉海外市場規則、掌握豐富的人際網絡、具備精準的推廣策略的青年電影人及專業公司，但在華語片龐大產出體量下，此領域仍需繼續努力拓局。

內外循環「托舉」華語片底氣足

如今，全球電影市場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變化，曾經依賴的明星效應、「出口轉內銷」等傳統路徑逐漸失效，各國電影都站在了新的起跑線上。單佐龍認為，這對華語片而言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在這個公平競爭的時代，真正能脫穎而出的，是具備創新表達與多元風格的作品，無論商業片還是藝術片，核心競爭力都源於「新」的內容與「真」的表達。

「並不是所有的電影都要走出去。」單佐龍說，過去十年，內地不斷發展的電影節也開始具備了「內迴圈」的托舉實力。例如，上海電影節，也讓《翠湖》等優秀作品從本土影展走出來，實現了內迴圈與外迴圈的有效路徑。在他看來，這些好的故事，都在傳遞著一個資訊：華語片完全可以兼顧本土市場與國際傳播。

「本土國際銷售人才的培育、出海機制的完善，更多元風格的青年創作者，我們中國一定不缺。」作為出海內外電影節的新銳導演「引路人」，單佐龍憑藉和畢贛三部電影的合作，擁有了和國際電影人以及參與國際電影節平等對話的機會。「談藝術片的生意，開會、合作，我們有一種非常平等的對話。」單佐龍說，這也是因為他們走在華語片優秀創作者的延長線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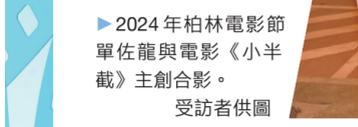
「我感受到了時代帶來的推背感。」單佐龍形容，就是那種走在路上，背後一股大風，不得不往前跑步的前進力量。如何帶動更多年輕力量走出去，而少走彎路？也是他當下希望貢獻的個人力量。「我相信，中國不缺好故事，好的創作者，缺的是讓好故事被看見的專業路徑和時代推力。」單佐龍希望有更多人和他一起繼續奔跑，讓華語片在世界市場的「能見度」變得更高。



● 單佐龍與舒淇老友鬼鬼。受訪者供圖



● 單佐龍（右）與《植物學家》導演景一參加柏林電影節。受訪者供圖



▶ 2024年柏林電影節單佐龍與電影《小半截》主創合影。受訪者供圖



● 張建珍呼籲給予醫護工作者更多理解與支持。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新類型電影應與時代共鳴

當電影行業發展進入深水區，創作「瓶頸」與市場焦慮並存，「新類型電影」新在何方？單佐龍以康城在首映的《有用的鬼》為例指出，藝術片創作者不再局限於自我表達，而是以「高概念」為核心，融合不同類型的優勢元素，帶來全新觀感並跨越文化壁壘。

他直言，近年來積極在內地各電影節擔任創投評審，雖閱讀無數劇本，但真正接近「好」的作品寥寥無幾，具備創新突破項目尤顯不足，但東南亞電影卻展現出別樣的創作活力。「《有用的鬼》這些作品的出現，其實也透露著，制度並非影響創作活力的唯一因素，創作者對『新』的追求與堅守才是關鍵。」

單佐龍形容畢贛具有「孤勇者」精神，對電影表達的堅持與不妥協，正是推動新類型片表達的強勁動力。十年間，他與畢贛的三部作品攜手同行，畢贛在獨特敘事與影像風格上的大膽探索，為他們贏得與國際大型電影節平等對話的機會。

單佐龍認為，年輕創作者從拍攝之初就不應輕易妥協，藝術創作需要時間沉澱與執著追求。當下華語片多依賴現實主義題材，但若想擴大國際傳播與影響，必須有屬於自己的新類型表達。新類型片的核心並非「為新而新」，而是要以創新形式真正回應時代情緒與觀眾需求。

他指出，港台影視雖有鮮明本土特色，卻難以突破市場局限。相比之下，東南亞電影既保留對本土文化特質的追問，又通過多元類型融合，讓作品逐漸具備了國際傳播的潛力。作為獨立製片人，單佐龍希望引導青年創作者思考一部好的電影如何走向國際，這種走出去，也能讓大家更好地感受全球創作者都在如何解鎖和破除各自的想像藩籬。

他強調，華語片要在世界影壇佔據一席之地，必須以世界為棱鏡審視自身。華語片的「新類型」之路，需要更多「引路人」與「孤勇者」去挖掘其深處的風景。

《中國醫生3：急診24小時》

1.18 首播

● 《中國醫生3：急診24小時》完整追蹤急救全過程。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出品方代表、健康報社董事長許培海，在17日的北京首映禮上表示，該片是對內地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的一次全面檢驗，檢驗了當前分級診療體系的完整性與有效性、各級醫療機構之間的高效協同能力、前沿醫療技術的實戰水平，更真實記錄了醫護人員在突發狀況下的職業信念與責任擔當。

該紀錄片總策劃、前中華醫學會急診醫學分會主委呂傳柱表示，急診工作的強度、風險與社會認知間存在落差，影片旨在真實記錄急診人的日常，不讓個別極端案例遮蔽數十萬急診醫護人員日夜奮鬥和他們挽救的萬千生命，強調「從村醫到專家，每個人都是守護生命的英雄」。總導演、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研究員張建珍博士表示，該紀錄片既見證了內地急診系統的堅實力量，也直面生命的無常，「希望通過這部片子，呼籲全社會給予生命守護者更多的理解、信任與切實支持。」

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尹鴻讚該片場面調度、剪輯節奏與資訊飽滿度皆達高水平，體現了創作者的專業與責任心，期待作品能獲得廣泛傳播與認可。